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萬曆野獲編 第三十卷

○叛賊 【再僭龍鳳年號】元末，韓林兒起，稱小明王，改元龍鳳，為史所載久矣。其時相去無幾，又有襲其年號者。陝西妖賊王金剛奴，於洪武初聚眾於沔縣西黑山等處，以佛法惑眾，後又與沔縣邵福等作亂。其黨田九成者，自號漢明皇帝，改元龍鳳，高福興稱彌勒佛，金剛奴稱四天王。後長興侯耿炳文討平之，唯金剛奴未獲，仍聚西黑山。至永樂七年潛還本州，始為官軍所擒，送京師伏誅。此盜當開創之初，乃敢嘯聚隴西，積三朝四十餘年而始正法，亦劇賊矣。

【四僭羅平國號】唐懿宗時，浙東賊裘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，改元曰羅平；至昭宗朝，董昌據越州，又稱羅平國，改元天冊；元世祖至元二十年，廣州新會縣賊林桂方，又偽號羅平國，改元曰延康，蓋已三稱羅平矣。至本朝永樂十七年，交阯東潮州安老縣妖僧范玉，亦僭號羅平國，紀元永寧，以賊萬善為入內檢校左相國平章軍國重事，以賊吳忠為入內行遣右尚書知軍國重事，以陶成為車騎大將軍，黎行為司空。諸賊尋為總兵官豐城侯李彬等所擒，而玉終不獲。

按是時正張英國三下南交之後，天威震疊，而交人猶反覆若此，則此方之狡狠可知矣，宣德間棄之未為非策。後報范玉就擒，亦偽。

【妖婦人】永樂十八年，山東魚臺縣妖婦唐賽兒，本縣民林三妻。少誦佛經，自號佛母，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，又能剪紙為人馬相鬥。往來益都、諸城、安邱、莒州、即墨、壽光諸州縣，擁眾先據益都。指揮高鳳等討之，俱陷歿。上命使馳驛招撫之，不報，乃遣總兵安遠侯柳升等討之。賊眾敗去，餘黨漸俘至京師，而賊首不得。上以賽兒久稽大刑，慮削髮為尼，或遁女道士中，命北京、山東境內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師面訊，既又命在外有司凡軍民婦女出家為尼及道姑者，悉送之京師，而賽兒終不獲。

一云賽兒至故夫林三墓所，發土得一石匣，中有兵書寶劍，賽兒秘之，因以叛，後終逸去，蓋神人所佑助云。

【李白洲】李白洲土實，江西人，初登第，與羅懿正倫、李賓之東陽、林見素俊、楊邃庵一清、李獻吉夢陽相善，其才名亦相埒，揚歷中外，官至右都御史。年七十二致仕，予一子官，賜馳驛歸，且命有司給夫廩，恩禮甚備。居家十許年，為寧庶人宸濠所劫，遂從之反，時年且八十餘。被獲，為按察使伍文定所撻，創甚，死獄中。詔銜其屍，妻妾俱沒官。使其早死數載，則名列者碩，且更叨飾終之典矣。

此何異喬琳之從朱泚，夏貴、劉整之降元，所謂名德不昌，遂有期頤之壽也。

李白洲預為墓道，托李獻吉為生志，竟不及葬其中。當時獻吉為逆濠陽春書院記，幾罹大僇，使其時更舉白洲志文以許者，獻吉必不免矣。

宸濠之叛，以士實為太師，劉養正為軍師，蓋竊取太祖時善長、基二公同姓也。然韓國以嫌賜死，青田為胡惟庸所毒，在當時已凶終矣。

【馬祖師】吾郡西北數十里聚落名烏鎮者，嘉、湖、蘇三府交互之地，最為奸人淵藪。嘉靖丁巳，有妖人馬鎮者，寓居沈松家，以幻術惑眾，有毛莖、計中等為之羽翼，更相誑飾，誘竊愚民，約以是秋九月之甲子日起兵取吾嘉興府。會有密告其奸者，官司以兵捕之，其黨有被擒者，有授首者，唯馬妖樹青白二旗，縱火肆掠。官兵追及於南潯雙林間，眾皆殲，獨馬祖師逸去。時嘉禾兵備為滄洲劉燾，有威望，以拒倭著聲績，亦遍蹤跡之不能得。此等劇賊，幾與永樂中妖婦唐賽兒伯仲，若宋李順遁去三十餘年，終被獲受誅，真不足數矣。

烏鎮雖一區，仕宦及富人甚夥，今上初，鄉紳建議，請於朝，設一府同知專治其地，欽給關防，得竟自發兵省直捕緝盜賊，而奸終不止，徒供隸卒擾害良善，毫無裨於地方也。今事權日替，同知但坐府，不復至其地，與無官同。又塘西鎮亦添設一通判督捕，總之贅員也。同知列銜湖州府，通判杭州府。

正德間四川賊首劉烈，本名樂，眉州人，冒為舉人，匿保寧山中，尋又他逃，或傳由雲南入外番。時川東賊藍五、廖麻子等僭稱王號，川陝中多竊名劉烈者，因募能擒烈者，賞銀二千兩，至圓形以購之，而真劉烈竟不知所在。時總制為兵部尚書洪鍾，巡撫四川則右副都御史林俊云。

【武定府初叛】嘉靖六年冬，雲南土舍安銓作亂，侵略尋甸府、嵩明等縣，俱陷之。七年三月，武定府土舍鳳朝文反，殺同知以下官吏，劫奪府州印信，舉兵與安銓合攻圍雲南省城。是時安銓方熾，朝文又起，全滇震動。會議舉才望大臣督兵討之，詔以伍文定為兵部尚書，督四省土漢官兵，戶部左侍郎梁材兼憲職，持金三十萬，備餉以行。二臣皆一時選也。鎮臣黔公沐紹勛，初遣武臣往撫，不從，反見殺，遂進兵。二賊首敗逃歸尋甸、武定二府。初朝文誑其部內謂土知府鳳詔母子已受天朝誅戮，且將盡殺武定夷民，人俱信之。未幾，鳳詔同其母自省城歸武定，夷民震駭失措，俱奉新詔降附。朝文計窮，絕普渡河遁走，官兵追敗之。乃率親信數人，取道沾益州，欲走東川。至湯郎箐，被大兵追及，碎其屍。安銓未知其死，亡入東川，糾合芒部，為土舍祿信所執，滇中遂平。是役也，始於朝文助逆，逼逐其主鳳詔，至圍困會城，與今上丁未年阿克索印之變無異，相去凡八十年，終覆其宗祀，蓋其天性好亂，非一日矣。但伍司馬大兵未至，而亂已平，則黔公之才，亦非近日沐睿可及。

【武定府改流】雲南武定軍民府，在唐為姚州，地名羅娑府，元為武定路。本朝洪武十六年，酋長地法叔（一名弄積）妻商勝者，倡義歸附，太祖嘉之，命為土知府。至正德間，其孫名阿英者，始改姓鳳，傳至土知府鳳詔，死無嗣，其母瞿氏代襲，既久而老，乃舉詔妻鳳索林自代，已而悔之。索林嗣事，頗失事姑禮。瞿氏恚怒，收異姓兒名繼祖為鳳氏後，欲立之，而廢索林，既不克，乃具疏稱為索林所囚，令繼祖詣闕上之。繼祖歸，即偽受朝命襲職，逼奪府印。索林挈印奔省城，撫按恐生變，諭索林歸視事，仍聽繼祖與瞿氏居，由是姑媳愈相猜。有土總管鄭宏，故尋甸土舍也，索林以為子，用其計欲誅繼祖。謀泄，繼祖大發兵圍府，且攻掠和曲、祿勸等州縣。索林復挈印奔省城，與鄭宏同處。於是繼祖益肆。朝議集土漢兵討之，殺其弟繼英，眾潰而繼祖遁去，而武定民劫於積威不能安，索林不敢復居府而他徙。繼祖復入武定，願獻銀千五百兩，分四莊自贖，永奉約束。鎮巡官以聞，世宗許之，仍議立新城以居流官，令鄭宏歸府復業。繼祖聞而大怒，執宏殺之，以兵攻新城。土官百戶李鼈等敗死，僉事張澤督兵馳救亦被殺，亡失士卒無算。於是諸道及夷兵赴剿者俱集，土官祿紹先、女土官安素儀等與戰，大破之。先以捷聞。會女土官鳳氏先班師，抵家，即為仇刺殺，蓋繼祖為之也。穆宗命與棺殮銀三十兩，川貴二省益大會兵圍之。繼祖棄新城，攜鳳索林遁入四川會里州，依東川婦家阿科等。既二省官軍與漢土兵盡會，繼祖窮蹙，賊帥者先乃斬繼祖以降，其黨姚安府同知高欽等亦為姚州土官高繼先擒以獻。穆宗命貸欽死，降襲姚安府土經歷，武定府遂改設流官知府云。按，宋淳熙間，段智興有國時，以阿歷為羅武部長，其裔孫法瓦浸盛，並有鄰部。自元迄今凡踞其地者四百餘年，至是而失之，其禍起於瞿氏小忿謀立假子，致尋干戈以致覆亡。初，商勝以土婦效順太祖，至賜敕獎諭，其誥曰：「質維柔淑，志尚堅貞，萬里來歸，誠可嘉尚。可特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，並賜朝服、織金衣、紗帽、金帶。至瞿氏亦以土婦基禍，家國興亡系一女子，可為永鑒矣！」

正統二年，雲南武定府又有女土官知府商智。

【武定三叛】鳳繼祖既滅，鳳索林者亦削籍安置雲南省城矣。朝廷尚不欲絕鳳氏之後，授鳳氏宗人思堯為土經歷，給以莊田百餘處。思堯即索林支屬也。其父鳳歷者，尚以不得知府怨望，陰結四川七州及水西宣慰安國亨謀作亂。知府劉宗寅撫諭之不聽，遂聚眾自稱知府，夜襲府城。城中先有備，不能入。宗寅夜出兵斫其營，賊潰，追至罵刺山，擒歷以聞，時隆慶三年也。上命誅歷，以國亨謀叛未發，姑宥之。

【武定四叛】鳳歷既誅，其餘孽走金沙江外，心未嘗忘武定也，雌伏者四十載。至今上三十五年，武定土酋阿克即鳳克，倚四

川東川土知府祿氏為穴，始漸強盛，乘巡撫都御史陳毓奮用賓之掎刻，夷漢俱不堪之，用其謀主鄭舉策，遂稱兵攻武定，陷府城，其鄉紳契堯司等附之，進圍雲南省城，索府印。時守備空虛，城垂陷，用賓乃與鎮守總兵沐敷及二司大吏左布政薛夢雷等謀之，竟以印畀阿克，始歡躍辭去。克本夷奴之下劣者，既得印，自謂真為知府，且圖拓地，遂並攻下府屬元謀、祿勸等州縣，並取雲南府屬之嵩明州羅次、富民、祿豐等縣。祿豐知縣蘇夢楊死焉。用賓乃大發兵進征，生擒阿克，盡復所失州縣，上功於朝，言路始昌言攻用賓失城棄印之罪，逮系入都論斬，以至於知府陳典、推官白明遇、祿勸知州黃榜俱從極典。後陳典死獄中。武定凡四叛，皆夷滅，固夷性使然。然陳撫滇十六年，實少善狀，棄印失地固可罪，旋復地俘逆，亦足稍贖一二。陳之子斗詔者，以父軍功蔭錦衣世千戶，為北鎮撫理刑，其父逮入詔獄，尚呵殿出入視事如故，人咸以為駭。

阿克之祖，改姓鳳氏久矣，克稱兵日，忽自改姓名曰烏騰霄。人咸怪之，且臆之曰：「烏何物而能騰霄耶？是且立敗，已而果然。」

【妖人王子龍再見】向來白蓮、無為之教盛行，如宋人所謂吃菜事魔者，南北並起，蓋不勝書，唯稍涉時事展轉蔓延者，姑記其略。己丑年，廣東始興縣人李圓朗者，習先天演禽，自云能剪紙為人馬，飛劍斬人頭，有起死回生之術。因結翁源人王子龍，稱黃巢後裔，祖遺金十二窖，欲與人均用，因以聚眾，托云彌勒下生，至龍南縣亦有從之者。因肆焚掠，攻南雄府不下，度撫秦耀檄兵討捕，擒斬於陣，事已結矣。至次年庚寅，而兩廣督臣劉繼文，因惠州異人王子龍能點化奇方，索之不得，詭稱此真王子龍逃逸未獲，欲以叛臣法誅之，為知府孫光啟所持，乃潛斃之獄。孫棄官去，劉事彰聞，為給事王德完論劾罷歸。光啟從廢籍再起，事始得白。乃知妖妄固當誅滅，即九轉真丹亦徒足殺身。但兩人同姓名，同在一方一時，並罹非命，真天壤間怪事。劉既弄假成真，失官歸家，尋亦鬱死。大抵燒煉一說，高明士人溺之尤深，往日王曇陽辭世，以不信黃白男女為第一戒，真療狂格論。曾見一二少年，躬親爐火，被藥物之毒，熏腹天歿，安得見死水銀分毫也。如王子龍遇真仙，授仙術，不幸橫死者，萬中無一。

【妖人趙古元】庚子之冬，江南傳聞淮浦間大盜起，且如赤眉黃巾，且夕擾宇內，既而次第就擒，則當事張皇太過耳。時有趙古元者，本名一平，浙之山陰人，慣習妖妄。有麗水縣妖婦人王氏，亦假佛號惑人，傳派孫枝，與義烏縣吏人陳天龍同志，淫朋傳香，浙東一路愚民皆為所誑誘。會王氏夫死，一平構娶為配，造為《指南經》等妖書，令天龍等諸黨投散各省會以及兩京，其事漸彰。懼禍及，乃走杭州，復聚眾逞妖，為誑盜者所誰何，輒拒捕殺人，竄走徐州，改今名。時稅監陳增橫於彭城，諸無賴蠅集，頗從古元習其教。撫院李修吾偵得，密遣健卒搜捕，盡獲其徒黨。李欲張大其功，上捷於朝，云：「古元造反，窺伺神器」，乃又改其名曰趙趕朱，意且將圖革命，而徐州兵備郭光復又附會其說，益侈言立擒大逆，朝野之福。時四明當國，田任丘秉樞，皆謂事小不足當封拜重典，且古元禍首，逸去未獲，遂遲其賞。未幾，古元復亡命三輔，至寶坻縣被獲，械送都下，訊驗具狀，法司會讞用妖言律，古元、王氏、陳天龍三人梟示，餘或論斬遣戍有差。是役也，古元正與楊應龍俱授首。李中丞自負再安宗社功，出播州上，而為廟堂所排，怏怏見詞色。次年辛丑外計，郭光復坐浮躁降級，以獲古元功得復原職，獨不及中丞，自是中丞益不平，與朝端如水火。又六年而劉天緒事起，一時持論者遂立意挫抑之。時中丞方擬入相，諸參疏攻孫司馬，實代中丞泄憤也。不知古元罪狀止此，無可加，而李中丞極力描寫，謂古元為宋朝苗裔，生有異姿，題詩見志，偽帖總兵十萬，約以二月二日八路齊起，先取淮陽，次取徐州，次取金陵、燕都，精兵十萬，夾雜糧船幫內，其反狀甚真。總皆風影之詞，毫無證佐。比近畿獲古元，則事在刑曹，情狀畢現，有識者益笑李說之誕，而李亦咋舌退矣。若天緒之僭帝號擅拜官，且謀震驚陵寢，戕害公卿，逆謀顯著，此豈可同日語哉？操白簡者以意中所愛惜，評議公罪，而事變之大小，刑賞之輕重，概置不論矣。

【妖人劉天緒】萬曆三十四年之十月，南中獲妖人劉天緒，本河南永城縣人，流寓鳳陽臨淮縣朱龍橋。嘗奉無為教主，妄言近橋有退骨塘，入浴其中即脫骨成佛，里民王宗、張名、吳鳳龍等皆信從之，各署偽號，有十二天、十二佛、十二星之名，久之徒黨日眾，至千餘人。天緒遂懷不軌，自稱為辟地定奪乾坤李王，與南京寡婦岳氏奸通，與宗等約曰：「若等以十一月朔旦，從我至神烈山拜天，即有蒙氣上騰，如無此氣，即吾無帝分。」至期，宗等如言與天緒登山，升志公說法臺拜天，望氣無所見。既下山至朝陽門外，果見黑氣一道，狀如天河，自西北至於東南。宗等遂信為真主，相與定謀購造弓刀器械、勇巾紅服。天緒又自號為龍華帝主，岳氏為觀音，僭封為后，岳氏子用緒帛書封護國將軍，又偽封王宗等十餘人為國公、侯伯、將軍、指揮等官，約於是月二十三日長至節乘百官謁陵舉事。會其黨操府家丁陳維岳、張應登等懼事發禍及，先期告變。御史李雲鵠密捕盡獲之，訊實以聞，事下兵部。方妖民事起，南本兵孫礦以承平日久，人不知兵，南中十羊九牧，思亂者眾，宜一大創之。上意以為然，而署南刑部大老力欲輕之，僅從妖言律，置劉天緒一人於斬，餘悉寬貸。上不悅，以逆狀甚顯，豈得僅此妖言，駁發北刑部審。乃以徐州趙古元例上請，天緒等二名挫屍，餘五人坐斬，而赦其餘，猶用妖言律也。時方議宣捷，且告廟敘功，於是南北科道孫居相、曹於汴等，齊起而攻孫礦以及南職方郎劉宇，指為悖旨殃民，貪功生事，上留中不下，意蓋不直言者。而孫本兵辨疏甚激，上乃傳旨欲重處言官以肅法紀，賴輔臣力救得解。於是僅告廟宣捷，而賞功之典一切報罷。自此孫愈為言路側目。至己酉塚宰之推，遂用全力擯之，尚指及前事，劉宇先亦降級調外矣。時門戶之說盛興，但問趨向異同，不問事理曲直。自孫、劉被論後，一時當事者俱以詰奸為戒，日事姑息。妖黨蔓延，充遍南北，白蓮等教在在見告，致煩興師動眾，滅而復起者數年。人始有謂孫礦、劉宇當日處分非過者，終不敢訟言白之也。

【隨僉事】山東魚臺人隨府，己丑進士，官按察副使，奪師之產，為師子屈瑤所奏。上方冲年，欲置重典，賴其座主張蒲洲相公為力奏云：告訐不可長，乃止從勘處。後吾鄉陸五臺掌銓，獨器愛之，從廢籍起知州，超為寧夏河西道僉事。黨石被戕，隨倖免禍，為悖承恩諸賊劫以為謀主，遂執偏裨之禮，後事平論罪從永戍，議者猶以為漏網。又有寧夏鄉紳穆通政名來輔，以奉命閱視暫歸，亦為叛卒用，與隨同戍。隨為鄉論所薄。上以其悖本，亦深恨之。不知何以見知於陸，然因見知而得重譴，倚仗自有不可知者。

【盜賊賦形之異】史言防風身之大，姜維膽之大，皆疑非理所有，蓋亦少所見，多所怪，徒以臆斷耳。成化初，四川反賊趙鐸傳首至成都，好事者戲秤之，重至十八斤，亦云異矣，古語豈盡誣哉！鐸初謀為本邑醫學訓科，縣令索賂，稱貸獻之，久而不得。富家索逋甚急，又為仇鄰訐其窩盜。遂決計謀反，至殺都督何洪、綿竹典史蕭讓等，貽一方之害，損朝廷之威。其故甚微，墨吏富民實為禍首。

【婦人行劫】乙未丙申間，畿南霸州文安之間，忽有一健婦剽掠，諱名母大蟲。其人約年三十，貌亦不陋，雙腳甚纖，能於馬上用長槍，置一豆於地，馳騎之下，下一槍則剖為二，再馳再下，則擊為四，其精如此。遇之者不知其能，或與格鬥，必為所殺，橫行者三四年。前後有夫數人，稍不當意，即手刃之。有一徽人王了塵者，善於鐵鞭，聞此婦絕藝，拚死與角，半日未解。此婦遂放仗講解，留以為夫，有嫖毒之能，恨相見晚。王尋見此婦所殺太多，官兵漸謀取之，恐並入網，遂潛逃入京。此婦恨極，挈精卒數騎入京城蹤跡之。都下見其異，亟集選鋒軍往捕。此婦馳出城，追騎及之郊外，內一人敗，為所殺，然諸軍愈盛，其從騎俱逃散，就陣生擒之，磔於市。

【發冢】冢墓被發，即帝王不免，然必多藏始為盜朵頤。如王荊公清苦，料無厚葬，其墓在金陵，正德四年，南京太監石岩者營治壽穴，苦乏大磚，或獻言云近處古塚磚奇大，遂拆以充用，視其磚乃介甫也，則薄葬亦受禍矣。又正德九年，揚州府海門縣城東有古墓見發，視其題乃駱賓王墓，啟棺見一人儀貌如生，須臾即滅，蓋英爽未散也，則義士亦受禍矣。順德府刑臺縣有元劉秉恕墓，嘉靖初被發，不知主名，視其識記云：發冢者李淮也，官司捕得其人正罪。秉恕即秉忠弟，蓋精於術數者。嘉靖八年山東臨朐縣有大墓，發之乃古無鹽后陵寢，其中珍異最多，俱未名之寶，生縛女子四人列左右為殉，其屍得寶玉之氣，尚未銷。以上俱本朝近事，故記之，遠者不及詳矣。又數年前，吾邑沈純甫司馬避湖州，彼中發一墓，碑記云：梁昭明太子妃，沈約女也。尚生能言，云我練形已滿，飛舉在邇，慎勿見傷。盜不聽，斬其一指，血縷纏出，遂死。其棺內外寶貨不可勝計。沈得其冠簪一枝，長數寸而

古，作紺碧色，出以示余。

按，史昭明傳及沈約傳，俱無沈女為妃事，乃知傳紀失載多矣。

陶隱居墓，宋元祐中亦為內侍羅淳一所發，豈神仙亦難逃定業耶？

○土司

【土官職名】本朝土官之名，多仍元舊，如宣尉使始於唐，不過一時因事而設，初非兵官，亦非守土吏，事定即罷。又如宣撫使，則始於宋，其事權最重，文武大臣至兩府始得拜，而安撫使少次之，尚得專僇大將；今去使字為從四品、從五品官，且屬都司或府鈐轄，而卑極矣。至若招討使一官，在唐為制將，遇外夷不廷及藩鎮違命，始暫設遣征，吐突承璀以宦官得之，白居易力諫而改命，其重可知，今秩亦與安撫同。然今海內唯四川有天全六番招討使司一衙門，他方更無此官，不知何故。然而正副兩招討，一高氏，一楊氏，世相婚姻，世相仇殺，僅通西番入貢之路耳，無能為西陲藩蔽也。

【夷姓】傳聞西南諸夷初無氏族，國初黔寧王出鎮，諸夷來降，乞姓者凡三族。黔寧曰：「汝輩無他，但怕刀剝耳。」即以三字分作三姓，不知果否。今夷姓刀者最多，姓怕者唯孟艮御夷府土官一家，其剝姓則未之見也。滇載又云：雲南夷酋姓曰刀、曰罕、曰曩者甚多。相傳國初定諸夷時，高皇帝惡其反覆，賜以刀、曩、斧、斫四姓，其砍氏今作罕，亦作坎，但無斧姓者，意其已滅絕。即夷姓又別有茶、只、伽、卡（可打切）、阿、絞、些、&~XPAM;、矣、刺等字，俱中華所無。其所紀似不妄，然則云黔寧賜怕刀剝三字姓，或是他夷，抑本一事訛為二事也。

【夷酋好佛致禍】靖遠伯王驥之平麓川思任發也，事在正統初年，世所共傳，而國初洪武間叛亂事，人或未知也。麓川本名平緬宣慰使司，其俗無不喜佛教。至是有僧自雲南來，為因果報應之說，思任發之父名倫發者信向之。又有金齒戍卒，能為火器炮銃，逃入其境，亦為所喜，賜以金帶，列諸部落之上。其所屬酋刀乾孟者惡之，遂偕其類俗內叛，率兵寇騰衝府。倫發畏怖，挈家走雲南。守臣沐春送之京師，太祖仍遣還雲南，賜之敕，仍賜黃金百兩白金百五十兩，又敕西平侯春令其且止怒江，諭乾孟必歸其主，如不從，然後加兵。春又奏乾孟求入貢，別授土官，蓋聞朝廷致討震懼；而倫發故所部忽都亦據守騰衝怒江及黃東等處，俱向化歸朝，乾孟懼為所攻，欲挾朝廷之威以拒之。上謂遠夷詭詐誠有之，今且撫諭忽都，而審度乾孟誠偽。已而乾孟終不肯納倫發，乃大發兵直搗南甸，殺其酋刀名孟。會春病卒於軍，改命都督何福其討乾孟，始就擒，倫發得歸國，未幾卒，而太祖亦宴駕矣。初上之遣倫發也，敕諭曰：「古云，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。此之謂民之父母，爾與民心好惡不同，故為下人所不容。」蓋以古有國者待之，初不謂其信佛之非也，大哉王言，遠人安得不感服？其後思任發叛，討平之，降為隴川宣撫司，更立多氏者為宣撫，騰衝府今為潞江，以長官司升安撫。

【夷婦淫淫叛弑】弘治十二年六月，貴州巡撫都御史錢鉞，始以夷婦米魯叛入奏，蓋米魯之擾黔久矣。魯為沾益州土官安民女，嫁普安州土官隆暢為妾，暢老，以其子禮代其職。時魯以罪為暢所逐，乃依禮以居，而與營長阿保私通，禮亦悉焉。魯謀奪其土地，因構禮令與暢成仇。暢怒，毀保居室，擄其財物。阿保與禮遂借兵作亂，焚暢所部寨舍倉廩，殺其從者，暢遂大發兵誅禮。阿保見禮死，遂與米魯圖篡竊，乃命其子阿鮮莫、阿歹兒等發兵攻暢，破其寨百餘，殺掠甚眾。暢懼走遁雲南亦佐縣。鎮巡官乃召阿保等與暢會盟，戒以息兵，會罷，米魯潛令人掖暢上馬，因中毒而死。保與魯為亂滋盛，屢破堡寨，殺傷官軍，撫臣屢撫之不聽。先是暢有庶子隆自，與其母居安南衛城中。阿保復欲害其母子而並其地，乃於安南城外築阿先硬寨，自率兵守之，於普安城外築普墨硬寨，令阿歹兒守之，於極長江東築猴場硬寨，令阿鮮莫守之，又築查刺硬寨，據險自固，相去各三百餘里，自稱無敵大王，號所居為承天。都御史鉞大懼，與總兵東寧伯焦俊等，大興兵討之，賊潰去，乃召沾益土知州安民賞之，令訪賊所在，率土兵為先鋒深入，得阿保於查刺山箐中，阿歹貌、阿鮮莫亦被擒。俊、鉞等以聞，謂賊阿保弄兵十一載，終就平殄，上功於朝，其辭頗張大，而米魯及諸從賊張容保等，俱擁餘燼遁矣。至十四年秋七月，米魯久匿其姪沾益土官安氏家，借以兵再出夜襲，殺故夫隆暢妾適烏，執其子隆自、隆&~MGTOR;，俱殺之，凡十五人。其故營長福祐等迎魯歸本營，四出焚劫，又攻普安欲據之。普安危甚，並以上聞，乃命官兵會討。都指揮吳達與戰，大敗被執，鎮守太監楊友乃奏：「大兵失利，主帥遭擄，臣躬親招撫，賺出吳達，然後進兵征剿，巡撫總兵不聽臣言，掣肘難行，乞命豁臣罪。」兵部覆議云：「賊之未盛，不能早圖撲滅；及米魯福祐逃遁，不能追剿，使復歸普安，糾聚眾兵，戕其夫主及其子女，滅其宗裔；又臨敵不知設備，以致敗衄損滅。楊友每奏必自以名冠疏首，今事敗妄言巧飾，宜並撫臣錢鉞、總兵豐潤伯曹愷取回，別遣大臣往剿。」上是之，命戶部尚書王軾兼憲職以行。米魯聞之，乃納款於楊友，友信之，奏於朝，普安州土婦米魯已聽撫，送出官馬，如其土俗以財物償殺死官軍，以求罷兵。事下兵部，議不可，且謂楊友專恣，初受魯降，獨奏以為己功，當罪。上是之。俄米魯果兵圍普安，幾陷，時軾師未至，楊友貪功，統兵先入其地，米魯又戰勝，執友以去，監軍右布政閻鍾、按察使劉福、將帥都指揮李忠武、郭仁、史韜、李雄、吳達俱戰歿，貴州大震。王軾既至，乃大調漢土官兵及湖廣雲南各兵協剿，凡二十萬人，起致仕都督王通於家，為大帥，立紀功御史監其軍，八道俱進，苦戰幾匝歲。次年七月，各路俱奏捷。米魯兵敗欲遁，為邏者所獲，福祐就陣授首。事平，升賞有差。未幾，軾又械米魯餘黨阿慚等五人至京師。上命不必覆奏，俱斬之，餘給功臣為奴。是役也，西南驛驛十餘載，兩舉大兵，喪失文武大吏數人，糜士卒金錢無算，而其禍止因一夷婦宣淫，盡滅隆氏之宗，其弑逆恣伎，唐之武、韋不足道也。蓋始於隆暢之毫贖，成於楊友之幸功。何物牡孽，梗我全盛。衽席之上，篡賊興焉，持太阿者可以戒矣。

【流官屬土府】西南土府知府，僅得統土知州、土知縣而已，唯廣西思明府之上石西州，雲南麗江府之通安、巨津二州，其知府俱土，而守則為流官，不知家屬體統亦如內地否。又如廣西泗城州，其屬程縣為流官，正德中土知州岑豹亡狀，逼逐流官知縣，而自領其事，朝廷遂不除吏以至於今。又思明府所屬尚有祿州、西平二土州，正、嘉之間，為交趾所侵陷，思明既不能克復，大司馬亦不能討，漠然置之罔聞。國事如此，何以鞭笞四夷！

在內地則安樂，自在二州，其知州皆文臣流官，乃屬遼東都司，亦奇。

【土官之異】土官人為京朝近吏者，隆慶辛未進士宋儒為禮部主事；中國人出為土官者，近年思城知州趙天錫，皆奇事也。宋為麻哈州世襲土同知，冒北直隸定州籍登第，且選為庶常；趙本江南女優，游粵西見髮於土酋，因得襲職，尤奇之奇也。宋以木天華選仕不得志，謫布政司經歷，坐大計歸。其父珠已老，乃以世官授儒之子襲替，儒擅用軍興法調土兵殺人構亂，至己卯年用叛臣法誅死。趙善筆札，曾與舊知書，婉媚纖弱，全是黨宦本色。乃聞其得官之故，則鳩所天及正室，而趙氏無他子，遂以夷法婦襲夫官，其人至今在。然則此婦雖夏而變於夷，似賢於宋多矣。

【永順彭宣慰】湖廣永順宣慰使彭元錦者，淫惡多狡計，遍遣把目漁色於外。偶一二土酋把日至京，遇溧陽監生馮泰運，與之往來。馮故富家，以歌舞六博蕩盡，正無聊賴，詭云有所識名妓，可羅致以獻。把目大喜，邀與俱至永順，初亦禮為上客，其言漸不驗，遂糜留之不遣，托以訓子，授館穀，畀夷婢四人侍之，虛拘者數年。馮雖強羈，憂撓無計，偶有鄰洞土司本系世仇，久不相報，忽擁精騎襲之，彭以無備大敗奔北，依其屬長官棲托。馮得乘間逸走，棄其二婢，僅以二人出虎穴，既又棄去，僅留一孕者與俱，問關至都下。孕者自云姓申，本貴州思南府婺川縣人，世為仕族，同胞兄名承文，曾登辛卯鄉試，今已在官途。其女初為楊應龍入婺川擄入播，繼彭元錦奉制府調遣征楊，又從播得之，久在永順，習知元錦諸罪狀，道之娓娓，馮亦不甚信也。其寓在玉河橋，偶有一浙江解銀官至，僦寓比鄰。問其官跡，則云臺州府經歷，以四川富順知縣謫是官。馮詢名姓，云以孝廉起家黔中，申承文其姓名也。馮大驚異，立招邸中款之，令婢窺於屏後，果其嫡兄，因相持對泣，重敘視誼，且訴向來兵燹仳離之苦，喜極而慟。馮故本有子，數日後申氏忽誕一兒，壯實可養。此皆余所目睹者。馮自得子後，家漸康，入貲，旦晚且得官矣。

【樊噲祠】今祠廟之盛無過玄帝及關公，且遍天下。蜀中則諸葛武侯香火最盛，川北一路則獨祀張翼德，蓋閬州故其部內也。二公功德在蜀，宜其血食萬世。唯楚中土司則不然，馮君自永順司還，述彼中止尊舞陽侯樊噲，在在敬事，殺人亦獻首於其廟，俗

能徒手制虎，縻而生祭之，方敢開剝。聞楚傲外，保靖、石砫、酉陽諸土官皆然。不知狗屠有何神靈，獨饗此夷方尊禮至今也。馮君又云：楊應龍為其姻家安疆臣所匿，陳偽屍詭云焚死，今楊現在水西無恙，此親得之彭元錦口述者。不知元錦數仇安氏，以此誣構之耶？抑真有其事也？馮又云：彼地無鹵井，故鹽特貴，非富貴人不得食，至有終身不識其味者。人家無宿春，晨起則老幼共杵一日之餉，若食隔夜所春，即頭痛不起，有時不給，輒飯脫粟，云是諸葛公遺令，坐是二端，謀叛輒沮。余謂山川為蜀境，故應世奉武侯之禁，永順在三國似為吳所轄，何以亦遵約束也？不知他土司亦然否？又云彭元錦為政，酷忍不忍聞，其所統三州六長官司，俱夷滅無餘，自署其子弟為酋長。今人觀與承襲所列某司某司者，俱偽為之，且禁部中夷人不許讀書識字，犯者罪至族。此其蓄謀不小，因思各宣慰司亦有設學者，何不仿以遍行，使襲冠帶稱儒生，或少革其獷戾，免至他日為播州之續也。

按萬曆乙未進士喻政，貴州銅仁長官司人，登第後，奏長官李氏虐用其民，因廢司為縣，設流官知縣，降李氏世官為主簿，故元錦猶有戒心。彭氏自五代從湖南馬氏起，有土溪州刺史彭士□著節，馬氏遂世襲，至今七百餘年。與保靖之彭亦本一家，世為婚姻，世相仇殺，此故土夷故態，而傳世之久與播州楊氏略同，過安氏遠矣。安本藹翠之後，奢香即其始祖母。

【岳鳳投緬】岳鳳者，本江南之蘇州人，其先世賈於隴川，至鳳而多才智數，因充宣撫多士寧記室，士寧倚以心膂，以妹妻之。鳳既柄事，謀篡其位，與三宣六慰各土舍交昵，而木邦宣慰使罕拔尤為同心，因相與敵血叛逆。乃誘士寧入擺古，謁緬酋莽瑞體，鳳以計鳩士寧殺之，盡戮其妻子，攘隴川欽頒金牌印信以投緬。時瑞體正四出辟土，受其降，偽授宣撫，因為效死力。莽應里既嗣位，鳳與子曩烏等俱為帥，誘天朝兵大敗之，擄士寧母胡氏及其宗族六百餘人，送應里，盡殮之。又譖殺諸同列並有其眾，密約孟璉土司叛日刁落參同逆，力勸應里入寇，遂率眾兵數十萬，分道犯內地，陷千崖、南司諸土司，因騰衝、永昌、大理、蒙化、順寧、景東、鎮沅、元江等郡，破順寧府焚之，又使其子曩烏領領兵六萬突至猛淋，指揮吳繼助等戰死，聲勢大震。鄧川土知州何鈺者，鳳友婿也，遣人以好言招之，鳳輒縛以送緬，緬酋應里因督鳳內侵愈急。時罕拔已貳於緬，其子罕效忘亦單騎歸我師，應里怒，遂攻陷其城而據之。何知州又遣人說鳳降附，時我中國大兵已四集，刁落參者被戮於陣，鳳頗震懼，始命姪岳亨詣永昌軍前聽撫。時撫臣遣游擊劉綬受其降，綬至隴川，則緬人之戍隴川者，已諷知情狀，其酋名散奪者，已跨象率所部先一夕遁矣。萬曆十二年正月之朔，鳳偕其妻子弟姪及所統夷漢歸命，盡獻所受緬書、緬銀，及緬賜傘狀、器甲、刀槍、鞍馬、蟒衣，並偽給關防一顆。撫臣劉世曾張大其功俾獻鳳等，上御午門受俘，及廷臣稱賀，磔鳳於市，盡誅其妻子族屬。撫臣與黔公沐恩祚晉官，與世錦衣，輔臣申、余、許三公俱峻加公孤，蔭子璽丞中書，而緬酋之稱兵掠地則如故也。岳鳳中國良民亡命裔夷，戕賊故主，奪據封壤，計已得矣，狼心未厭，招緬以抗本朝，連兵十年，蹂躪數郡，比窮蹙受降，而緬人不救，天朝不赦，終於寸斬，噍類無遺，蓋亦天綱云。

【叛酋岳鳳】甲申年雲南隴川叛酋岳鳳擒至京獻俘，輔臣俱晉師傅，復推恩效勞諸臣，普行升賞。其實滇中文武誘使降而縛之，雖檻車到關，其執見閣部大臣於馴象所，俱好語撫慰，許以官爵，比就西市，猶懵不知當誅也。鳳本華人入緬，性淫侈，裝飾詭異，肌膚刺畫異錦，如宋人所謂雕青者。陽道亦嵌數緬鈴於首，尋為行刑者割去，以重價售於勳臣家。鈴本振撼之物，即握之手臂猶搖蕩不自製，不如此酋何以寧居也。嗣後王辰寧夏之役，初亦以高爵誘之，許其黨能殺罪魁以城獻者，得進總兵，世有其土，故呼承恩戕劉東陽，而以鎮城降。比俘至時，給之亦如岳鳳，都人猶以呼大爺呼之，呼終不悟，以至寸磔。此亦朝廷爽約於夷虜，然承恩背父弑母，荼毒寧夏，罪浮岳鳳數倍，直至窮窮始執，惡黨自解，即支解非過。但詔令既不見信，在行間者亦犯殺降不武之戒，以後播州構亂，楊酋懲前事，決計負固，合天下兵力，數年而後克之，則滇事為之備也。

【大候州】今雲南新設雲州，故大候州也，先為長官司，宣德三年升州，其酋姓奉，與接境之順寧府土官猛氏世為婚姻。今上下丁酉戌戌間，大候之候襲土舍奉學者，順寧土知府猛廷瑞婦翁也。翁婿素不協，學又與三猛相仇殺。時參將吳顯忠者，知廷瑞巨富，誣以助惡，索其金不應，遂讒於按察張應揚而信之，轉聞撫臣陳用賓，下檄責。廷瑞大恐，斬奉學以首獻矣。撫臺又入吳弁之譖，居為奇貨，誣以偽款，又發其殺兄奸嫂事。兩院具題，得旨會兵大剿。廷瑞出見，獻印獻子以候命。吳弁不從，直搗其巢，盡取其十八代之積數千百萬，誘廷瑞至省擒之，偽獻大捷於朝。廷瑞所部十三寨盡怒，遂真聚兵反，陳撫極兵力盡芟之。陳晉右都御史，蔭子世襲錦衣，按臣亦受賞。未幾張應揚改按閩中，卒於官，用賓亦坐武定府事逮下獄，詔坐大辟繫獄，人謂有天道云。先是，泰和郭青螺子章撫黔，一日中夜，其夫人蹴郭公覺，問曰：「孟廷瑞何人？」郭咤曰：「爾婦人，安知猛廷瑞？且中夜問何為？」夫人曰：「適夢有人裝束如廟中金甲人，來謁云：『我猛廷瑞也，過此，欲見中丞不得近，故來謁夫人耳。』」郭曰：「汝曷問其所由來？」夫人曰：「吾固問之，渠云吾為陳巡撫冤死，訴帝得請乃歸耳。」郭心異之，不敢語人。逾月而用賓被逮之報至，是萬曆三十六年，去廷瑞死時幾及十年矣。按猛氏為孟獲之後，世效忠節，陳中丞以貪功一念，既覆其家，奏功後，又斃廷瑞子於獄以杜後患，於是猛氏絕矣。今雲州與順寧府俱改流官，且歲歲發兵戍守，其土所出，無一絲入府庫，而歲費餉數萬，至今滇人言之切齒。大候之先土官奉祿者，娶順寧知府猛雍女，雍惑後妻言，欲改嫁女於土舍奉誥，其女不從。誥糾木邦夷攻破大候，擄奉祿去。其妻偶先往父家，得免，雍與奉誥又強劫之，女以刀自防，為父所毒，臨死作緬書辭其夫，詞甚酸楚，亦夷邦所未見也。

大候州土知州先有刀奉漢者，以正統三年入貢，繼上疏願同木邦宣慰司共起夷兵十萬，協同征剿隴川，請給金牌符信以安人心。詔特賜之，仍降敕獎勵。後奉漢男辭歸，命賜文綺絨錦諸物，及厚賜奉漢之妻，與占城國王同遣，其寵遇如此。奉漢子名奉外法，為麓川思任發所擄，靖遠伯王驥以奉漢弟刀奉送代為知州。麓川平，外法得歸，與奉送共理州事，因遣弟刀奉辨朝貢，以原降金牌符信被擄為言。詔再給之，賜奉辨宴及彩幣，又命奉辨贖救並~VFJPN:絲紗羅賜外法、奉送二人及其妻。則大候之恭順異他酋，而英宗之厚待，亦非諸土夷可比。一旦以同類相戕，遂至夷滅，亦可憐矣。所謂三猛者，曰猛緬，曰猛猛，曰猛撒，而猛猛最強，世與大候相仇殺。大候本姓刀，宣德間其酋名刀奉罕，不知何以易為奉姓。及查《英宗實錄》，則天順三年刀奉送入貢，已有奉送、法兩名矣，想惡其故姓不美，而改之耶？

正統七年七月，順寧知府猛蓋助加大中大夫資治尹，賜誥及金帶彩幣，與千夫長三十人，加秩賞有差，以助平麓川功也。

【土酋名號】今土司衙門稱號，其字多復疊，非內地州縣一字二字之例，如湖廣都司所屬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入貢，當事者不知，拆為三地。楊用修面駁改正，且筆之書，以譏當時大臣之不學。然六字土司又不止此，如貴州鎮遠府屬邛水一十五洞長官司，臻剖六洞橫波等處長官司，鎮遠金容金達蠻夷長官司，皆六字也。都勻府屬九名九姓獨山州長官司，合江洲陳蒙爛土長官司，至於西北番又有長河西魚通遠宣慰使司，則俱七字。又東北夷有黑龍江地方莽方帖站，則又至八字矣。其為五字者，則四川都司屬占藏先結簇長官司，行都司屬鹽井打衝河中左千戶所，貴州思州府屬都坪峨吳溪長官司，雲南元江軍民府屬因遠羅必甸長官司，水昌軍民府屬馬龍他郎甸長官司，皆為五字。其四字而下不可勝紀矣。

【滇南寶井】雲南寶井，環孟良、孟養諸夷俱有之，唯孟養所出稱最。孟養故木邦宣慰司所轄地，井所出色類不一，其價亦懸殊，有銖兩即值千金者。世宗末年，索寶於戶部，尚書高耀至傾全滇物力，不能如數，未幾上晏駕得寢，即此地也。木邦既專寶井之利，四方估客麇集其境，乃命所愛陶猛名司歪者守之，陶猛即頭目也。宣慰使罕揆至以女名囊罕弄者妻司歪，既擅有寶井，遂藐視其父家，因據孟密以叛。成化中南寧伯毛勝、太監錢能等鎮守滇中，受其重賂，許其得自入貢，不復聞木邦，因略取木邦地以自廣。繼錢能者為王舉，請征之，時有江西人周賓王者逃罪在孟密，私說罕弄曰：「今閣老萬安，貪聞天下，而內結昭德萬貴妃，若以重寶投之，下第免討，可得世官如木邦。」罕弄喜，從其計。萬安果遣都御史程宗往撫，以所略木邦地界之，開說安撫司罕弄子孫世襲。萬安大快意，即以程宗鎮雲南，官至尚書。於是孟密盡奪木邦故地，木邦酋罕~JCON:出亡，雲南諸夷俱怒，誓必共滅孟密。弘治間，孟養遂亦擅攻孟密，取蠻莫等十七寨，而西南夷從此怨朝廷，多跋扈矣。此後則嘉靖三十九年，孟密酋思真死，嫡庶爭立，為緬甸所侵奪，勢復中衰；又至今上之十三年，滇中多事，撫臣劉世曾請升孟密安撫為宣撫，而以蠻莫、耿馬二安撫司屬

之，孟密益尊大不可複製。比癸卯甲辰間，礦稅事起，太監楊榮入滇開採，朵頤寶井之利，與孟密爭，屢撫屢叛，避人蠻莫，緬人乘之，蠻莫思政逃入中國。緬以大兵來索，撫鎮懼禍至，斬思政首畀之，始解。而楊榮為滇人所切齒，忽聚眾鼓噪，捕榮出殺之，焚其骨，揚灰於金沙江。朝廷懼生亂，悉貸不問，而滇中諸夷益輕天朝矣。一寶井耳，司歪以之反君，罕弄以之叛父，罕弄以之失國，毛勝、錢能、萬安諸奸以之納賄生邊釁。當其時，滇中土司無一不奮臂逆我顏行矣，賴孝宗初政清明，而林見素俊適備兵其地，百方招誘，撫之以恩，懼之以兵，孟密稍稍還故主侵地，夷心始寧貼，以至於今者百年。而楊榮凶豎，生事遐荒，又以寶井蠱上心，幾令滇地搖動，猶幸積忿之極，夷夏蜂起，榮雖齏粉，而一方稍得安枕。寶井亦從此封閉，無敢議開，僅聽孟密之獨擅金穴而已。國體至此，已糜爛不可收拾，僅一切付之羈縻。古人不貴異物，有以哉。

【西天功德國】洪武七年，西天阿難功德國王卜哈魯遣講主必尼也來貢，並獻解毒藥石，詔賜文綺禪衣等物。古來不聞有此夷名，且會典朝貢諸夷不載其國，並金元諸史皆無之，但其時與和林國使同來，亦遣講主朝貢獻方物，及元所賜金玉銅銀等印。按和林為元舊都，何以改稱國，必胡僧賺賞，並功德國亦偽造美名，天朝姑妄聽之耳。

【琉球女入學】洪武二十九年，琉球國人貢。先是，其國山南王遣其姪三五郎等及寨官之子麻奢里等入太學，既三年歸省，至是復與貢使善佳古耶等來，乞仍入太學，許之。至三十一年，其國中山王察度遣其臣阿蘭匏等貢馬及方物。先是，其國遣女官姑魯妹在京讀書，至是來謝恩，因而入貢。本朝外國如朝鮮號知詩書者，間游國學或至登第，然未聞婦人亦來中國誦讀，向慕華風至此，真史策未見。

【西域記】中官李達、吏部員外郎陳誠等。使西域還，西域諸國哈烈、撒馬兒罕、火州、土魯番、失刺思、俺都准等處，各遣使貢文豹西馬方物，誠上《使西域記》，所歷凡十七國，山川風俗物產悉備焉。

哈烈一名黑魯，在撒馬兒罕西南，去陝西肅州嘉峪關萬一千一百里。其地四面多山，中有河西流，城近東北山下，方十餘里。國主居城東北隅，壘石為屋，平方若高臺，不用棟樑陶瓦，中敞虛室數十間，窗牖門扉雕刻花紋，繪以金碧。地鋪氍毹，無君臣上下，男女相聚，皆席地跌坐。國主衣窄袖衣，及貫頭衫，戴小單刺帽，以白布纏頭，辮髮後髻，服制與國人同，但尊稱之曰鎖魯檀，蓋華言君王也。上下相呼皆稱名，相見唯稍屈身，初相識行大禮，則屈一足三跪，男女皆然。飲食不設箸，釀酒多用葡萄，飲則坐於地，大宴會則設小几案。尊者飲，下人皆跪，酒行則陳幣帛，次進珍寶，又次進金銀錢，布之坐上，餘者撒坐間，左右執事者競拾之，喧嘩大笑，名曰喜錢。市中交易用銀錢，大小三等，下人私造無禁，造成輸納稅於國主用印記，無印者禁不用。易諸物皆有徵稅，什取其二，以資國用，不置斗斛，唯用權衡，不設官府，唯設管事者，稱之曰刀完。國王與管事者凡有事施行，用紙直書其事，各以花押為記。花押之制，以金銀為戒指，上鐫其名。國無法律，不施刑罰，傷人命亦止於罰錢。婚姻以姊妹為妻妾，同居男女相混。男子髻首纏以白布，婦女亦白布蒙首，略露雙眸。喪則易以青黑，居喪止百日，葬不用棺，以布囊裹屍瘞之，常於墳墓設祭。家不祀祖宗，亦不祀鬼神，唯重拜天之禮，凡拜天，若聚會，則擇日行之。無月朔甲子，擇日每七日為一轉，周而復始。聚拜之所築一大土屋，眾列班其中，一人大呼則皆拜。每歲二月十月為把齋月，晝不飲食，至暮乃食，周月始食葷，則聚眾射葫蘆。其制：植長竿高數丈，竿末懸葫蘆，中藏白鴿一隻，躍馬射之，以破葫蘆鴿飛者為得采。國人有通回教經典者，眾稱曰滿刺，為國主所尊敬。城中置大土室，中設一銅器，周圍數丈，上刻文字如古鼎狀，遊學子弟皆聚此，若中國太學然。有善步走者，可行二三百里，蓋自幼習步，有急務令持箭走報。其俗侈靡，用度無節。其土饒沃，氣候多暖少雨，土產有白鹽、銅鐵、琉璃、金銀、珊瑚、琥珀、珠翠之屬，多育蠶，善為絢綺。木有桑、柳、榆、槐、松、檜、白楊；果有桃、杏、梨、李、葡萄、石榴，谷有麻、豆、菽、麥、粟；獸有獅、豹、良馬、牛、羊、雞、犬。獅子生於阿木河蘆林中，云初生時，目閉七日始開，土人恒於目閉之時取之，調習其性，稍長大則不可馴致云。

撒馬兒罕在哈烈東北，去陝西肅州衛嘉峪關九千七百餘里。去哈烈二千八百餘里。地寬平，土壤膏腴，有大溪達城東北流。城廣十餘里，開六門，其北有子城，國主居室稠密，西南諸番百貨多聚此，交易用銀錢，本國自造。其俗禁酒，屠牛羊者瘞其血。城東北間有土屋，為拜天之所，規制甚精，皆青石雕鏤花紋，中設講經之所，以泥金書經，裹以羊皮。人物秀美，工巧過於哈烈，而風俗土產與哈烈同。

俺都准在哈烈東北，去撒馬兒罕千三百六十里。城居大村，周十餘里，人民繁庶，風土物產同哈烈，今為答烈屬國。

八答商一名八里，在俺都准東北，周十餘里，居平川，地廣無險要，其南近山，食物豐饒，西南諸番人亦聚此市貨，今哈烈沙哈魯遣子守之。

失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，去哈烈二千餘里。城在阿木河東岸。城西外居民數百家，孳畜蕃息。河東岸西多蘆林，獅子所產之處也。

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餘里。城在小岡上，廣數時，西北臨河，名火站，水勢沖急，架浮梁以渡，亦有小舟。南近山，居人依崖谷，多園林，西行過一大川，二百餘里無水，間有水多咸地，生臭草，莖高尺餘，枝葉如蓋，煮其液成膏，即阿魏。又有小草高一二尺，枝叢生棘刺，葉細如藍，秋深露凝結枝上如珠，食之味甘如錫，採煮如糖，名達朗古賓。

塞藍在達失千之東，去撒馬兒罕千三十里。城周二三里，四面平曠，居人稠密，樹林深蔚，五穀蕃殖。秋夏間草中生黑蜘蛛甚小，噬人遍體皆痛，治之法，以薄荷枝掃痛處，又以羊肝擦之，誦經一晝夜，痛方息，而遍體皮膚皆脫，六畜被傷者多死，止宿必近水之地，可以避之。

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，約二百六十里。城居大村，周十餘里，俱小山，多苾思檀果樹。又西行三百餘里，有大山屹立，中有石峽，高數十丈，如斧截齊，峽口有門，名鐵門關，路通東西。

養夷在塞藍之東三百六十里。城居亂山間，東北有大溪，西流入大川。行百里多荒城，蓋其地界乎別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間，別失八里沙漠之地也，今馬哈麻王子主之。

馬哈麻者，元之餘裔襲封居此，無城郭宮室，隨水草畜牧，居則設帳鋪氍毹，寒暑坐臥於地。其王帶小單刺帽，簪鷓鴣翎，衣禿袖衫，削髮貫耳。婦女以白布裹首纏項，衣窄袖衣，飲食唯肉酪，間食麵，不釀酒，唯飲浮汁，間種稞麥，及織毛布為衣。地有松、檜、榆、柳、細葉梧桐，六畜羊、馬最廣。多雪霜，風氣極寒，深山大谷，六月亦飛雪。人性獷戾，君臣上下無體統，詢其國人云：故疆東連哈密，西至撒馬兒罕，後為貼木兒駙馬侵奪。今西至脫忽麻，北與瓦剌相接，東南抵於闐阿端。於闐有河，河中產玉。又有哈石之地，亦產寶石金銀云。

火州在柳城西七十里。城北近山，其地多熟，山青紅若火，故名火州。城方十餘里，僧寺多而居民少，東有荒城，蓋古高昌國城治也。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亦居此，今隸別失八里。

柳城古中柳縣，在火州東，去哈密千餘里，經一大川至其國，地皆沙磧，無水草，道傍多骸骨，土人相傳有鬼魅，行旅或早暮失侶，多迷死。出大川度流沙河，有山青紅如火燄，山下城屹然，廣二三里，即魯陳城。四面多田園，流水環繞，樹木陰翳，土宜稞麥、豆、麻、桃、杏、小棗、瓜葫蘆之屬，而葡萄最多，小而甘，無核者名瑣葡萄。畜有牛、羊、馬、駝。氣和候暖，人皆醇樸，男子椎髻，婦人蒙皂布垂髻於額，俱依胡，男子削髮戴小單刺帽，號回回妝，婦女白布裹頭，號畏兀兒妝，方音皆畏兀兒之語。風俗大略與火州相同。

土魯番在火州之西古里，即古交河縣之樂安城。城方二三里，地平氣候多暖，少雨雪。土宜麻、麥，有桃、李、棗、杏、葡萄，畜多羊、馬。城中有屋舍，居人信佛法，多建僧寺。故老云：其國在漢為車師，唐為伊西節度之地。城西二十里有小城，名崖兒城，下有斷崖，其下二水交流，倚為城，故名，廣僅二里。城中居民百余家，相傳故交河縣治所。又云：古車師國王居此，今其地並入於土魯番矣。

鹽澤在崖兒城西南，去土魯番城三千餘里，城居平川，廣二里，居民百家。城北有崖矮山，產石鹽，堅白可琢為器，盛肉菜食之，不必和鹽，故名鹽澤。

哈密居平川，城周三里，開二門，東有溪西北流，地咸鹵，間有楸杏，農耕須糞壤，所種唯豌豆、二麥。其北有山，與瓦剌相界。其西接火州等城，故哈密為西北諸胡往來要路。人性獷悍，與蒙古、回回雜處，禮俗各異。

達失千在塞藍之西，去撒馬兒罕七百里，城周二里，居平原，四外多園林果樹，土宜五穀，居民稠密，負載則任牛車。

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北七百餘里，城周十餘里，居平川，民富庶，戶以萬計。地卑下，氣候溫和，冬月亦食鮮菜，土產五穀桑、麻、絲、綿、布、羊、魚、天、鵝、雞、兔，皆有之。

【使西域之賞】文皇初平內難，即使給事中胡濙以訪仙為名，潛行人間，又遣內臣鄭和等將兵航海，使東南諸夷，最後則中使李達、吏部郎陳誠使西域，得其風俗程頓，紀之以還，正與鄭和《星槎勝覽》堪互讀，但《星槎》板行已久，此則睹者甚鮮，且水陸亦不同程也。陳誠以永樂十一年十月返命，偕哈密等國使臣來朝貢，上厚禮之，次年六月遣歸，又命誠及中使魯安資叅伴送。及誠還朝，僅得轉布政使參議以出，後亦不顯。文皇初以遜國伏戎為慮，以故輟車四出，幾於上窮碧落下黃泉矣，其後胡濙階此窮極榮寵，而陳誠所得止此，是必有說。先是洪武末年，給事中傅安等使哈烈、撒馬兒罕諸國，留十餘年，至永樂七年還朝，並帶各國貢使至，得西馬五百五十匹。上仍命安伴送諸使還國，亦無褒賞，僅以工科改禮而已，後安終此官。

【瓦剌厚賞】北虜之賞，莫盛於正統時，其四年及十四年者，弇州異典已盡記之矣，唯六年之賞更異，今錄之。賜可汗五色綵段，並~VFJPN;絲蟒龍直領袷~LTOE;曳撒比甲貼裡一套，紅粉皮圈金雲肩膝襖通衲衣一，皂髯皮藍條鋼線靴一雙，朱紅獸面五山屏風坐床一，錦褥九，各樣花枕九，夷字《孝經》一本，鎖金涼傘一，絹雨傘一，篋篋、火撥思、三弦各一幅，並賜其妃胭脂絨綿絲線等物。至八年又賜可汗~VFJPN;絲盛金四爪蟒龍單纏身膝襖暗花八寶骨朵雲一匹，織金胸背麒麟白澤獅子虎豹青紅綠共四匹，八寶青朵雲細花五色段二十六匹，素段五十六匹，綵段八十七匹，印花絹十匹；可汗妃二人，白澤虎豹朵雲細花等段十六匹，綵段十六匹，花減金鐵盔一頂，戩金皮甲一副，花框鼓鞞各一面，琵琶、火撥思、胡琴等樂器，及鑽砂磁磬等物。又賜丞相把把只織金麒麟虎豹海馬八寶骨朵雲~VFJPN;絲四匹，彩絹四匹，素絹九匹，其餘平章伯顏貼木兒小的失王、丞相也里不花、王子也先孟哥、同知把答木兒、僉院南刺兒、尚書八里等，皆賞綵段綢緞有差。上又賜御書，諭太師淮王、中書右丞相也先賜織金四爪蟒龍~VFJPN;絲一，織金麒麟白澤獅子虎豹~VFJPN;絲四，並彩絹表裡，又賜也先母妃五人妃四人諸織金繒綵，所以懷柔之者至矣。而卒不免英宗土木之禍。至上皇陷虜後，尚有黃白金諸賜以羈縻之，直至彰義門一戰得勝，嗣後撻伐既張，可汗弑死，也先以驕虐見戕，虜勢漸衰，中國賞亦頓薄。蓋御虎狼者飼以肉，不若制以阱也。

中國賜外夷最厚而縛者，如元魏明帝正光二年，蠕蠕主阿那瓌歸國，命引見，賜坐，詔賜以細明光人馬鎧一具，鐵人馬鎧六具，露絲銀纏索二張並白氈，赤漆槊七張並白氈，黑漆槊十張並幡，露絲弓二張並箭，朱漆拓弓六張並箭，黑漆弓十張並箭，赤漆楯六幅並刀，黑漆楯六幅並刀，赤漆鼓角二十具，五色錦被二領，黃綢被褥三十具，私府繡花一領並帽，內者緋納襖一領，緋袍二十領並帽，內者雜綵十段，緋納小口褲褶一具，內中宛具紫衲大口褲褶一具，內中宛具百子帳十八具，黃巾幕六張，新乾飯一百石，麥麵八石，榛~KEFH1;五石，銅烏鎗四枚，柔鐵烏鎗二枚（各受一斛），黑漆竹槓四枚（各受五升），婢二口，父草馬五百匹，駝百二十頭，犍牛一百頭，羊五十口，朱畫盤器十合，粟二十萬石。乃次年即入寇，至執行臺尚書元孚以去，未數歲而魏亦大亂，分東西矣。宋靖康初元，幹離不入犯，犒師銀二千二百餘萬兩，金三十餘萬兩，又侑以女樂百人、珍禽異寶等物，及幹離不還師，欽宗又賜以白~VFJPN;束帶一條，共北珠五十顆，正透金鳳犀帶一條，金陵真玉注碗一副，玉酒鍾十隻，細鞍轡一副，琥珀假竹鞭一條，為贖錢之禮，其媚之已不遺餘力。次年再入犯，汴京遂不守。

【夷王名之異】人名多複字者，至五胡元魏及遼金元止。而本朝入貢諸國更有異者，於正統十年三月，滿刺加國王息力八密息瓦兒丟八沙，奏討貢船以便往來者，其名凡十字；又成化二十三年，孝宗新即位，暹羅國王國隆唎刺略坤息利尤地西王入貢，其名凡十二字，互古未之見。

【兩使外國不賞】今制：使琉球者，每報命，正使給事轉四品京堂，副使行人轉六品京堂，如取諸奇，無一爽者，皆謂舊例固然，而先朝不爾也。正統乙丑進士邊永拜行人，以景泰庚午使安南，歸無賞，蓋或以陸行僅比朝鮮也；至王申又使占城，則泛海，亦終無褒賞；會哈密入貢，又奉命館伴來使，送至甘肅而還；至天順間，又遣至楚府行禮，又遣至代府掌行喪禮，又使河南、山東、陝西、雲南，後以九年再秩滿，始得升戶部員外郎，以年至乞致仕。永為行人及戶郎者凡三十年，其在使署他勞不待言，而異域兩度出疆，竟不沾寸賞，豈當時事例固然耶？今行人以三差為滿，又有兩差即轉者，俸止四年，更無久任者矣。

邊永北直任丘人，林下垂二十年，以子瀟貴封僉都御史，及見其孫憲成化甲辰進士。同時萬文康在內閣，子翼為侍郎，孫宏璧為吉士，其盛似稍勝，而名德遜之百倍矣。瀟官至刑部右侍郎，憲至掌院都御史，憲弟亦以庶常中允至僉都御史。

【賜四夷宴】本朝賜四夷貢使宴，皆總理戎政助臣主席，唯朝鮮、琉球則以大宗伯主之，蓋以兩邦俱衣冠禮義，非他蠻貊比也。其侑席之樂，以教坊供奉，兩國尚循儀矩，侍坐庭下，若他夷則睚眦振袂，離坐恣觀，拊掌頓足，殊不成禮。所設宴席，俱為庖人侵削，至於腐敗不堪入口，亦有點者作侏離語詈罵，主者草草畢事，置不問也。竊意綏懷殊俗，宜加意撫恤，本朝既無接待館伴之使，僅以主客司一主事董南北二館，已為簡略，而賜宴又粗糲如此，何以柔遠人？然弘治十四年，錦衣千戶牟斌曾上言，四夷宴時，宜命光祿寺堂上官主其辦設，務從豐厚，再委侍班御史一員巡視，上從之。今日久制湮，不復講及此矣。斌於正德元年以指揮兼事理錦衣撫恤司官，坐救護言官，廷杖三十，降湖廣沔陽衛百戶閑住，此後再起再廢，其人非庸弁也。

崔仲覺、王弇州記牟斌事小異，其稱許則同，近日言官更為請諡矣。

【活佛】正德十年，上用內臣言，西域僧有所謂活佛者，能知三生及未來事，遂傳旨查永樂年間太監侯顯迎帝師哈立麻事例，特遣司禮太監劉允為使人番，往返以十年為期，以珠琲為幡幢，金寶為法供，內府瑰異為之一空。至其地，活佛者匿不肯見，允及部曲怒甚，以至交兵。番眾夜襲我營，盡奪所寶珍寶兵械以去，將士戰死過半，允單騎逃歸，上已賓天，世宗入繼大統矣。此事頗涉妖妄，雖見國史，疑非實錄。及萬曆五年，虜酋俺答迎活佛於西海，求飲長生水。其人實烏思藏僧，姓鎖南堅，其名曰錯，或曰即闡化王答賴刺麻也，專以傳經說法為教，戒淫殺，虜中尊禮之。虜酋順義王俺答所部數十萬眾，出靈夏邊外河套之間，以奉堅錯教，不戕殺漢人，不輕戮部卒，往來寂然。至七年，鎖南堅錯獻書於江陵張相公，饋以四臂觀音大士、金剛結子及種種等異物，有「閣下吩咐順義王早早回家，我就吩咐他回去」等語，張轉聞於上，命納之，俺答自此仁懦惡殺，而勢亦漸衰。俺答傳黃臺吉以至其子孫，世世奉之不少懈。萬曆十八年，火落赤又往西迎活佛，遂盤踞甘涼之外，廷議大舉用兵，旋以舊總督鄭范溪洛經略七鎮，遣使游說火酋，迄就戎索，斂所部東歸，守款貢如往時。豈所謂活佛者，真能活夷夏之人耶？何以正德間荷非常之寵而堅不赴召，至為虜用，則數世而猶不絕？意者天生異人，使馴擾虎狼，安我赤子，即僭名曰佛，亦無不可。元泰定間，以帝師之兄鎖南藏卜尚公主，封白蘭王，蓋鎖南本其姓，本朝永樂以後，帝師俱承鎖南之姓以至於今。

【順義王】俺答款塞乞封，詔封為順義王，一時稱當事者善於制虜，特創美名，暗寓駕馭之旨，而不知先朝已有之矣。永樂七年，封瓦剌馬哈木為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順寧王，太平為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順義王，把禿孛羅為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安樂王，此三王名號，亦系廟堂所創，以示羈縻，而階助為正一品，尤為妥當。使隆慶間亦冠於順義王之上，則虜酋決不敢爭禮，欲如代王體統，以致道臣受其折辱矣。

【夷人市瓷器】余於京師見北館伴當館夫裝車，其高至三丈餘，皆韃韃、女真諸虜及天方諸國貢夷歸裝，所載他物不論，即瓷器一項，多至數十車。予初怪其輕脆，何以陸行萬里，既細叩之，則初買時，每一器內納少土及豆麥少許，壘數十個，輒牢縛成一片，置之濕地，頻灑以水，久之則豆麥生芽，纏繞膠固，試投之犖確之地，不損破者始以登車，臨裝駕時，又從車上擲下數番，其

堅切如故者，始載以往。其價比常加十倍，蓋館夫創為此法，無所承受。偶閱周密《癸辛雜識》則宋宣和間良岳取石之法亦如此，先以沙膠實填石竅，其外以麻筋雜泥固之令圓，日曬極堅，始用大木為車，致之舟中，抵汴，浸之水中，旋去泥土，則省人力而無他慮。此蓋出朱勳父子小慧，何獷館夫亦暗合乃爾。

【冊封琉球】本朝入貢諸國，唯琉球、朝鮮最恭順，朝廷禮之亦迥異他夷。朝鮮以翰林及給事往，琉球則給事為正，行人副之。琉球小國，最貧，其隨中朝奉使者，皆海上無俚游手，充中軍諸名色官，造船於閩，先奉檄行八府，指材索價，云此堪桅，此堪柁，滿欲飽橐，則又轉他郡，動經數年始成。其船廣不必言，深亦數丈，梯而下之，所貯皆麾下私貨。一至彼行禮畢，其王即遁去，懼為天使諸役所需索，且責以償物價也。其往返有程，在途不過半年，而留閩必四五歲，奉使近臣與守土長吏，未有不成深仇者。近年夏鶴田黃門子良出使，以王寅銜命，丁未復命，在閩時，敵福州缺守，阮堅之自華以司理署篆，因公事相構，撫臣徐石樓學聚又不善調停，幾激大變。夏還，循例升太常少卿，以海中悸疾發，尋告歸不起，阮亦用前事謫去。當廷遣時，夏不當行，而其僚有不願去者，至穢晉禮官得免。夏以先上封事犯時忌，遂非次用之。往時，曾議置敕境上，令彼國來取，省費巨萬，似亦可行。

【出使琉球得罪】刑科給事中陳傳，福建人，奉命使琉球，道過其家，未行，禮科都給事中章瑾劾傳閩人，地鄰琉球，當避嫌，乃朦朧給內府金織衣及鈔以往。上命使回治之，比及反命訊治，法司比盜內府財物律，當贖斬為民，上命謫戍大同邊衛，此正統間事也。至嘉靖末年，浙之仙居人給事中吳時來，以奉命使琉球未行，疏劾嚴分宜下獄，以避遠差，詭托建言訊治，罪至遣戍。今上辛丑，省中有當使琉球者，其人亦浙之戊戌庶常也，時署宗伯為其姻家，因恨怨相詈，始改遣夏子陽，而浙給事至乙巳大計，以不及謫外，遠差辭受，蓋俱不免云。

【烏思藏】烏思藏彼國止稱烏藏，入貢陸行一萬八千里，始至雅州，入京師。彼國皆祝髮為僧，無城郭，有土堆，土堆內國王大臣居之。長茹素，披緇，王無宮眷，官絕妻室，土堆外僧有妻孥，食牛羊肉。國人稱國王曰刺嘛令巴恤，三五年一換，將死日，語群臣曰：「我以某年月日生某國中，父母為某，汝等依期來迎。」後如期死，死後果生某國，從脅下出，三日即能言，告其父母曰：「我本烏藏王，我死日，曾語國人，國人亦知來迎，父母當送我還烏藏。」父母如其言送來，烏藏臣民如其言備寶物以迎，迎至國，五六月暴長如成人，即能登壇說法，往事來事，無不通曉，經典自能淹貫。特新王面貌不似舊王，不過五年又生他國。大都多生虜地，虜人稱曰活佛，迎送必以禮，國王持咒，虜人不能動，故極敬畏。國王死不葬，新王到，方火舊王骸，骸中有舍利，齒間有寶石，其異如此。第國無刑罰，無兵革，無鹽，亦無病，無痘毒，稍有病，食阿魏便愈。其人壽多百歲，甚至有百四五十歲者。其官章飾最上瑟瑟，瑟瑟者，綠珠也。婦人赭面辮髮如虜婦然。飲食重茶，其供國王用牛乳為獻，犬馬牛俱極高大，犬高至三尺，一牛能載二十人，則犛牛也。多經曲，如《楞伽經》至萬卷，此皆史書未載，並記之云。

此郭青螺司馬所紀，即得於烏思藏僧觸匝巴者。然則活佛信有之，且至今不絕也。厄巴以萬曆三十年入貢，因留中國。

【紅毛夷】紅毛夷自古不通中國，亦不知其國何名，其地在何所。直至今上辛丑，始入粵東海中，因粵夷以求通貢，且於澎湖互市，不許。次年又至閩海，時稅監高采肆毒，遂許其市易，以撫按力遏而止。至歲甲辰，徐石樓學聚撫閩，忽有此夷船近海墘住泊，時漳州海商潘秀等，素商於大泥國，習與紅夷貿易，且恃稅監與主，因先世於舊滬通貢市為辭，兩院仍拒絕，遂罷議。而通番奸商，私與互市，與呂宋諸國無異，距今又十五六年矣。彼日習海道，而華人與貿易亦若一家，恐終不能禁。說者又以廣之香山嶼夷盤踞為戒，似亦非通論也。當此夷初至內地，海上官軍素不習見，且狀貌服飾非向來諸島所有，亦未曉其技能，輒以平日所持火器遙攻之。彼姑以舟中所貯相酬答，第見青煙一縷，此即應手糜爛，無聲跡可尋，徐徐揚帆去，不折一鏃，而官軍死者已無算。海上驚怖，以其鬚髮通赤，遂呼為紅毛夷云。次年復漂洋出粵東，迫近省會，粵人謀之香山夷與諸貢夷，皆云：「彼火器即精工，萬無加於我曹，願首挫其鋒。」比舳舻相接，硝鉛互發，則香山夷大岬，所喪失以萬計。及誘之登岸，焚其舟，則伎倆立窮，自此相戒毋犯。粵夷因與講解議和，往來大浸，聽其販鬻，然終無敢以互市請者。自來中國，唯重佛郎機大炮，蓋正統以後始有之，為御夷第一神器。自此夷通市，遂得彼所用諸炮，因仿其式並方製造，即未能盡傳其精奧，已足憑為長城矣。其人雙瞳深碧，舉體潔白如截肪，不甚為寇掠，亦有俘執解京者，大抵海上諸弁誘致取賞，非盡盜也。近且駸駸內徙，願為天朝用，亦互古未有之事。

【大西洋】利瑪竇字西泰，以入貢至，因留不去，近以病終於邸，上賜賻葬甚厚，今其墓在西山。往時，予游京師，曾與卜鄰，果異人也。初來即寓香山壘，學華言、讀華書者凡二十年，比至京，已斑白矣。入都時，在今上庚子年，途經天津，為稅監馬堂所誰何，盡留其未名之寶，僅以天主像及天主母像為獻。禮部以所稱大西洋為會典所不載，難比客部久貢諸夷，姑量賞遣還。上不聽，俾從便僦居。瑪竇自云：其國名歐邏巴，去中國不知幾千萬里，今瑣里諸國亦稱西洋，與中國附近，列於職貢，而實非也。今中土士人授其學者遍宇內，而金陵尤甚，蓋天主教，自是西方一種，釋氏所云旁門外道，亦自奇快動人。若以為窺伺中華，以侍風塵之警，失之遠矣。

丙辰南京署禮部侍郎沈淮、給事晏文輝等，同參遠夷王豐肅等，以天主教在留都，煽惑愚民，信從者眾，且疑其佛郎機夷種，宜行驅逐。得旨，豐肅等送廣東撫按，督令西歸，其龐迪義等曉知曆法，禮部請與各官推演七政，且系向化西來，亦令歸還本國。至戊午十月，迪義等奏曰：「先臣利瑪竇等千餘人，涉海九萬里，觀光上國，食大官者十七載，近見要行驅逐，臣等焚修學道，尊奉天主，如有邪說，甘墮惡業，乞聖明憐察，候風歸國。若寄居海嶼，愈滋猜疑，望並南京等處陪臣，一並寬假。」疏上不報。聞其尚留香山壘中。

萬曆二十九年二月庚午朔，天津河御用監少監馬堂，解進大西洋利瑪竇進貢土物並行李時，吾鄉朱文恪公以吏部右侍郎掌禮部尚書事，上疏曰：「會典止有瑣里國而無大西洋，其真偽不可知，又寄住二十年，方行進貢，則與遠方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。且其所貢天主、天主母圖，既屬不經，而隨身行李有神仙骨等物。夫既稱神仙，自能飛升，安得有骨，則唐韓愈所謂凶穢之餘，不宜令人宮禁者也。況此等方物，未經臣部譯驗，逕行寶給，則該監混進之非，與臣等溺職之罪，俱有不容辭者。又既奉旨送部，乃不赴部譯而私寓僧舍，臣不知何意也。乞量給所進行李價值，照各貢譯例，給與利瑪竇冠帶，速令回還，勿得潛住兩京，與內監交往，以致別生支節，且使眩惑愚民。」不報。公諱國祚，字兆隆，號養醇，秀水人，以太醫院籍中萬曆壬午順天鄉試，癸未進士第一人，累官光祿大夫，柱國、少傅兼太子太傅、戶部尚書、武英殿大學士，贈太傅。其在禮部請建儲公私凡七十疏，又特參鄭國泰，謂本朝外戚不預政事，冊立非國泰所宜言。戚臣為側目。公立朝無偏黨，守至清，既卒，御祭文有云：「忠著三朝，清風百世。」又云：「生且無居，歿焉能葬。」聞易名之典初擬文清、文介，為顧秉謙所持，定下諡曰文愨，廷議不平，乃更諡文恪云。

【利西泰】利西泰發願力以本教誘化華人，最誹釋氏，曾謂余曰：「君國有仲尼，震旦聖人也，然西狩獲麟時，已死矣。釋迦亦蔥嶺聖人也，然雙樹背痛時亦死矣，安得尚有佛？」余不謂然，亦不以為忤。性好施，能緩急人，人亦感其誠厚，無敢負者。飲啖甚健，所造皆精好，不權子母術而日用優渥無窘狀，因疑其工爐火之術，似未必然。其徒有龐順陽名迪義，亦同行其教，居南中，不如此君遠矣。渠病時，搽擦蘇合油等物遍體，云其國療病之法如是。余因悟佛經所禁香油塗身者，即此是也。彼法既以辟佛為主，何風俗又與暗合耶？利甫逾知命而卒。

【香山壘】丁末年廣東番禺舉人盧廷龍，請盡逐香山壘夷，仍歸濠鏡故地。時朝議以事多窒礙，寢閣不行。蓋其時壘夷擅立城垣，聚集海外，雜沓住居，吏其土者皆莫敢詰，甚有利其寶貨，伴禁而陰許之者，時督兩廣者戴耀也。又七年甲寅，則督臣為張鳴岡，疏言壘夷近狀，謂壘中私畜倭奴，且私築牆垣，抗殺官兵，倭已有妻子廬舍，今不亡一矢，逐名取船押送出境，數十年壘中之患一旦祛除，唯倭去而夷留。議者有謂必盡驅逐，須大兵臨之，以弭外憂；有謂濠鏡內地不容盤踞，令移出浪白外洋，就船貿易以消內患。然濠鏡地在香山，官兵環守，彼日夕所需，咸仰給於我，一懷異志，即扼其喉，不血刃而制其死命；若移出浪白，大海茫茫無涯，番船往來，何從盤詰？奸徒接濟，何從堵截？勾倭釀孽莫可問矣。若以為非我族類，必拔而去之，此在廟堂斷而行之耳。蓋其說與盧廷龍疏柄鑿之極，或者彼中情形實實如此。此與河套一議正同，當世宗時以為安邊第一要著，今日談虜事者以為套不可

復，亦不宜復，其說甚辨。蓋疆圉多故，時異勢殊，不可執泥隅見。今香罌夷安堵，亦不聞蠢動也。

【朝鮮國詩文】朝鮮俗最崇詩文，亦舉鄉會試，其來朝貢陪臣，多大僚，稱議政者即宰相，必有一御史監之，皆妙選文學著稱者充使介。至關必收買圖籍，偶欲《弇州四部稿》，書肆故靳之，增價至十倍，其篤好如此。天朝使其國，以一翰林、一給事往，欲行者即乘四牡，彼國濡毫以待唱和，我之銜命者才或反遜之。前輩一二北扉遭其姍侮非一，大為皇華之辱。此後似宜遴擇而使，勿為元菟四郡人所笑可也。

【外國王儀仗】淳泥國王之來朝也，上賜以儀仗，用銀交椅、銀水盆、銀水罐、白羅銷金傘扇、金裝鞍馬二，又賜錦綺衣，下逮王妃弟妹陪臣，其冠服男子皆如中國，唯女服從其俗。又命朝見親王，一如公侯大臣禮，蓋儀仗稍亞於尚師哈立麻，而稠縛則過之。至於朝謁朱邸，亦同群臣，賢於漢之位在諸侯王上遠矣。